

100个

# 不信神的故事

李申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 序

任继愈

自从人类发明用火之日起，人类有能力对自然界进行有目的的改造。改造大自然，有时成功，达到预期目的；有时不成功，没有达到期望目的。成功和失败，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人们从成功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总结经验，继续前进。这是科学认识的开始，科学规律也通过不断总结、提高，逐渐完善。如因势利导的治水规律，摩擦生热的取火规律，按季节播种、收获的农业生产规律等等。同时，也有一些古人无法克服的困难，如天灾、旱灾、疾疫传染、森林火灾，特别是关于人的生死寿夭，几乎无能为力，因而产生了恐惧，乞求有一种更高的权威，来为人类纾难解困，就产生了神。神具有人的形象，人的感情，只是能力超乎寻常。古希腊一位哲学家说过，如果牛也有上帝，它的上帝应当是长着两只角，会吃草的。神是人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的。中国的玉皇大帝，是黄种人的形状。这个统管“天下”的玉皇大帝冕旒[liú]、衮[gǔn]服，完全一派中国古代帝王形象。中国的神鬼是按照中国人的形象塑造的，造出来，然后向它膜拜。

有神论是人类对外力屈服又不甘心屈服的一种表现。祭祀、祈祷，是向神鬼讨好，求得神的欢心、帮助。禁咒、镇魔[yān]，是对神鬼的限制、防范。科学势力与神鬼影响，此

序

长则彼消，此进则彼退。由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人类文明的逐渐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知识逐渐成长，神鬼的影响在缩小。

但世界上的事物复杂多变，新事物、新问题，随时出现。人类认识世界、支配世界的能力总有达不到的地带。神鬼迷信就盘踞在这些地区，不肯退出。

有神论是人类认识的歪曲的反映。反映对象来自现实社会，但反应的形象是被歪曲了的。就像人们做梦，有时出现离奇古怪的人和事，如梦见头上生角，腋下生翼，梦见与死者对话，都是生活中存在的事，只是把不会同时出现的现象集中到一起，显得荒诞不经。荒诞不经的梦境，却从未听说有人梦见“乘车入鼠穴”、“啖[dàn]食铁杵”的事。可见，即使在不受约束的梦境，人类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

我们面临二十一世纪的新世界。二十一世纪应当是科学比过去更普及、更深入、更发达的时代。在古代，科学受神学的压抑，长期不能发展。近现代，科学的成就赢得人们的信赖，使得科学的敌人不得不被迫披上科学的外衣混日子。

一切鬼神迷信都是科学的大敌，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中国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多年来的历史任务。提倡科学，宣传无神论，是每一个现代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责任。提倡科学，必须要打假，反对伪科学，反对装扮成科学的鬼神迷信思想来毒害人民。去伪存真，是科学的任务。这是出版这本书的目的。

# 目 录

序	( 1 )
海鸟降鲁	( 1 )
季梁论民为神主	( 3 )
求神亡国	( 5 )
庄子以天地为棺	( 7 )
官之奇论祭神	( 8 )
子产不祭龙	( 10 )
不干巫尪的事	( 12 )
天道远	( 14 )
晏嬰解惑	( 16 )
祭祀无用	( 18 )
齐王观河伯	( 20 )
河伯娶妇	( 22 )
子高择墓	( 25 )
儒墨之辩	( 26 )
楚昭王不嫁祸于人	( 28 )
画鬼神最易	( 30 )
不死药	( 32 )
屈原问天	( 33 )
难相术	( 36 )
熊蟄父禁巫	( 38 )

目 录

伍子胥不弹妖鸟	( 40 )
荀子不贺祥瑞	( 42 )
尉缭论战	( 44 )
岐伯反对巫医	( 46 )
霸王别姬怨上帝	( 48 )
相术的秘密	( 50 )
汉武帝论占卜	( 52 )
杯弓蛇影	( 54 )
鲍君神	( 56 )
太守禁祭	( 58 )
裸葬	( 60 )
宋均破邪俗	( 62 )
王充辩鬼	( 63 )
遗书薄葬	( 65 )
桓谭论治国	( 67 )
桓谭不读图谶	( 69 )
周举易俗	( 71 )
曹植论疾	( 73 )
古墓神水之谜	( 75 )
作“假广告”的马太守	( 76 )
鲁褒与《钱神论》	( 77 )
戴逵不信报应	( 79 )
王述上书	( 81 )
元怿破巫医	( 83 )
顾宪之教民	( 85 )
范缜不信佛	( 87 )
唐太宗不避吉凶	( 89 )



傅奕破咒术	( 91 )
吕才删定阴阳书	( 93 )
武则天与大佛像	( 95 )
可笑的祥瑞	( 97 )
狄仁杰蔑神	(100)
韩愈谏迎佛骨	(102)
唐宪宋服丹丧命	(105)
韩愈控诉金丹	(108)
李泌预防巫风	(111)
刘禹锡说天	(113)
永某氏之鼠	(115)
不“服气”	(117)
姚崇治蝗	(119)
何来余庆余殃说	(121)
皮日休著《相解》	(123)
宋仁宗不忌太岁	(125)
廖县尉擒仙	(127)
孔道辅灭蛇	(129)
汴京的卖卜者	(131)
“《易》为君子谋”	(132)
王安石说彗星	(134)
李术士祷天之谜	(136)
郑樵辨灾祥	(138)
司马光葬父	(140)
法术难退水	(142)
通判改俗	(145)
储泳揭谜	(146)      目录



啸旨悟鬼	(148)
捉“马子”	(149)
啸旨不避“回煞”	(151)
唐玄宗与明太祖	(153)
狄青掷钱	(155)
刘基说雷	(156)
巫婆出丑	(158)
海瑞抬棺劝皇帝	(160)
见怪不怪	(162)
陈确葬妻	(164)
地脉何曾有隙	(166)
阿育王的舍利	(167)
汤斌毁神	(169)
熊伯龙妙言鬼趣	(171)
星相家的诡辩	(172)
戏说牛郎织女	(174)
江上灵官	(175)
龚自珍说天地人所造	(177)
魏源论天地	(179)
洪秀全砸神像	(181)
章太炎论生物的进化	(182)
严复论天命不如人为	(184)
柏文蔚毁庙兴学	(186)
蔡元培不信神仙鬼怪	(187)
后记	(189)

## 海鸟降鲁

在古代春秋时期，尽管思想解放的浪潮已经掀起，许多人已经从天命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当时还是有一部分人对于巫术迷信执迷过深，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常见或反常的现象，感到奇怪，以为是神灵降临，就去祭祀[si]。《国语·鲁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年，一种名叫爰[yuán]居的海鸟来到鲁国都城的东门之外，并在那里停留了三天之久。这可不得了了，海鸟怎么会来到地处内陆的鲁国都城，太反常了。可以想见这一定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议论纷纷是免不了的。当时主持鲁国大政的人叫臧[zāng]文仲，他也不能解释这种事情，以为是神灵降临鲁国，就派人去隆重地祭祀这种海鸟。

对于臧文仲把爰居作为神来祭祀，有一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是不知道为政之要。这个提反对意见的人叫展禽。

展禽也是鲁国人，官职是士师，学识十分渊博。他认为，海鸟离开海洋来到鲁国，可能是大海有灾难发生了，海鸟是为了避灾而来到了鲁国，不应当把它作为神祇[qí]加以祭祀。

事实也确如展禽所言，那一年，大海多有大风，冬天出现暖流，反常的气候逼使海鸟离开了原来的居所，到了鲁

国。

**编者言：**展禽反对祭祀海鸟这件事，说明了科学对于反对迷信的作用和必要。而迷信往往是从未知的领域发生的。展禽认为海鸟不是神祇，而是因为躲避灾难来到鲁国，就是因为他有相关的科学知识。

(洪 如)

## 季梁论民为神主

民与神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又常常落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之中，因而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问题。

春秋时期随国出了一个人物，他叫季梁，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把民当作是神所依凭的东西，提出了民为神主的命题。

鲁桓公六年，也即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犯随国，派大夫薳〔wēi〕章去和随国订盟约，实际上要随国与楚结城下之盟，随国不答应，就攻打它。楚国让军队驻扎在随国一个叫瑕的地方，等待薳章事成回来。当时楚国的国力不断壮大，而随国是一个弱小国家，没有办法，只能接受楚国的条件，就派少师去监督两国订约。

盟约订成，楚国军队就回去了。少师完成了任务，也回到都城，一回来就鼓动随国国君去追击楚军，而随国国君居然答应了。这时季梁知道了此事，急忙起来制止。他说：楚国这些年来日渐强盛，现在他们退了回去，表面上看来好像懦弱，实在是在引诱我们。小国要打败像楚这样的大国，一定要有条件，就是小国有道，而大国淫虐。什么叫有道？就是忠于民而取信于神，作为国君，为老百姓考虑，这就是忠；祭祀时，对于鬼神一定要诚实不欺。然而现在正好相反，老

百姓生活于寒冷饥饿之中，君王却为所欲为；巫师们在祭祀时尽说一些欺骗鬼神的话。这怎么能与楚国对阵！

听了季梁的话，随侯不服气，争辩说，我供奉的祭品都是上好佳品，并且十分丰富，你怎么说这是不讲信用呢？

季梁说，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祭祀，而在于百姓，“民为神主”。也就是说，只有人才是神所依托的，所以古代圣王首先关注老百姓，然后才是鬼神，祭祀时供奉牺牲，其祝祷之辞也都是关于老百姓的生活生产活动。只有老百姓和睦、生活康安，神才能降福。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民心懒散，鬼神缺乏依凭，因此，即便祭品再丰富，态度再虔敬，也没有什么用处的。在当前的情况下，随国要立于不败之地，惟一要做的是勤政爱民，与周围邻国搞好关系，这样才能避免灾难的降临。

听了季梁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随君感到有点后怕，心想幸好季梁起来劝阻我，不然后果真不堪设想。于是他照季梁所说的那样，勤政爱民。楚国再也不敢小看随国了，生活于大国夹缝中的随国得以暂时生存下来。

**编者言：**季梁还不能否认鬼神的存在和祭祀的必要，但他认为应该首先关心百姓的事，再关心鬼神的事，则是走向无神论的第一步。

(洪 如)

# 求 神 亡 国

人神关系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理论前提固然还承认有神的存在，但当时一些开明的人物却作出了不同于天命神学的解释。史嚚[yín]提出的神要“依人而行”的观点，就是这样一种先进的思想。

周惠王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人们纷纷传说在虢[guó]国莘这个地方，即今河南陕县境内，有神降临了。周惠王就问内史过这是怎么回事。内史过回答说：国家的兴亡，时时受到神灵的监管。它要兴旺发达了，神灵会降临；它要灭亡了，神灵也会降临。内史过认为，国家兴旺，一定是它的君主有德行，所以神灵降临，就是来监管其德行；反之，国家灭亡，是因其君主有过失，神灵降临，就是来观察其过失，收集证据。因此，一个国家也可以因为神灵降临而兴旺，一个国家也会因为神灵降临而衰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中都有这方面的例子。

周惠王听了内史过这一番解释，心有所动，紧接着就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他的意思是神既然已降临莘地，到底是吉是凶，总得弄个明白。

这样，内史过到了虢国。虢国当然是又一番景象，神灵降临，这可是大事，应该隆重热烈地加以祭祀。所以内史

过一到，就听到虢国向神祈祷，请神能赐给他们土地。内史过回到周朝，说：虢国将要灭亡了，那里的君主自己十分暴虐，一切都听命于神。

神灵在莘这个地方一连呆了六个月，虢公让史嚚等负责祭祀。史嚚忧心忡忡，说：虢国就要灭亡了。因为国家的兴旺，依赖于政治清明，顺应民心；国家将要灭亡，往往会求助于神。现在神在莘地这么长时间，虢公不听从老百姓的意见，只是求神赐福，这就是要亡国的征兆。神灵应当聪明正直，依据人德行的好坏来决定是否保佑。现在我们虢国国君不修德行，怎么能保证国家不灭亡呢？

由于虢公一心向神，不修国政，七年以后，虢国果然为晋国所灭。

**编者言：**从神降于莘到内史过和史嚚由此而引发的议论来看，顺应民心，才能让国家兴旺；求福于神，国家就会灭亡。

(洪如)

## 庄子以天地为棺

据《列御寇》这本书记载，庄子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的弟子门徒为他准备了上好的棺木、豪华的衣服及丰富的陪葬品。庄子对他们说：“我要这些干什么用啊！天地就是我的棺材，还有比这更好的棺材吗？日月这一双最好的美玉，星辰这一串串最璀璨的珍珠，映衬在我的周围，天地间万物由我随便使用，我丧葬的用品还不够丰富吗？”弟子说：“我们恐怕天上的飞鸟把夫子您的肉身吃了。”庄子说：“我的肉身朝上的一面，就喂了飞鸟吧，朝下的一面就喂了蝼蚁吧。这样不偏不向多好啊。否则把我埋在土里岂不全都便宜了蝼蚁啦。”

**编者言：**庄子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具有鲜明的无神论倾向。他不但在理论上反对天命凭神的迷信，而且在实践上身体力行，尤其令人敬佩。在庄子看来，普天下万物都是气。人之生，是气的聚集，人之死，是气的散失。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没有什么灵魂，厚葬是没有用的。把天下万物归于“气”的说法虽然幼稚，但十分朴素。春秋时期，庄子发展老子哲学思想，对鬼神迷信的传统进行了一次冲击，在思想史上起过一定的解放作用。

(斯 夫)

## 宫之奇论祭神

鲁僖(xī)公五年，即公元前655年，晋献公要再一次向虞(yú)国借道，去伐虢国。三年前，晋国曾以良马美玉，贿赂虞国国君，要借道去伐虢。当时虞国大夫宫之奇就告诫虞国国君不要帮晋国这个忙，但没有被接受。这一次晋国又来这一套，宫之奇认为这件事对于虞国很不利，于是极力反对。他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来说明虞与虢两国的关系，认为虞、虢两国互为屏障，只有相互支援，才能在当前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虞侯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听不进宫之奇的进谏，还提出一个理由说：“虞与晋是同宗，都是周朝宗亲，晋国怎会害我呢？”宫之奇反驳说：“因为从血亲上来说，晋、虞、虢都是周的宗室，且晋与虢的关系还要更近一层，现在晋国连虢都要灭，对虞还忌讳什么？”

虞侯又提出第二个理由，说：“我祭祀神灵时，态度虔敬，祭品丰富，神灵一定会保佑我的。”对于这个一个昏庸的君主，宫之奇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谏，循循善诱，反复说明道理。他说，神应当聪明正直，不贪美味佳肴，哪些话该听，哪些不该听，必有正确选择。所以《周书》说，皇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分，它喜欢德行，也只保佑有德的人；又说，五谷等一类祭品并没有能吸引鬼神前来的香气，真正能吸引鬼神前来

的是人的德行；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表面看来都是祭品，实际上只有有德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祭品，从这点来看，神所关心或喜爱的并不是祭品，而是人的德。祭品的丰富并不能使虞幸免于难。

对于宫之奇这一番说辞，虞侯根本听不进去，最终他还是答应了晋国借道的请求。宫之奇十分失望，感到在虞国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带领家人离开了虞国。他知道，虞国不久就要被晋国灭掉了。事情正如宫之奇所料，晋灭虢以后，胜利返师，回家的路上，顺手把虞也灭了。

**编者言：**许多人都知道“唇亡齿寒”的成语，却未必知道这成语的出处；知道这成语的出处，也未必知道还有宫子奇反对求神的故事。虞国国君求神保佑却导致亡国的事，是后人中那些遇事求神的人的一面镜子。

(洪 喻)

# 子产不祭龙

龙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崇高。按照迷信的观念，龙是神物，它的出现与消失，预示着吉凶祸福，可不是一般的小事，有关乎国家的兴亡、帝王的存灭，对此不能等闲视之。春秋时代，就有这样一件事：

那是鲁昭公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523年，这一年，郑国发生了大水，有像龙一样的动物在郑国城门外的深渊里相斗。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事，国人就请求子产去祭祀它以禳〔ráng〕灾。子产不答应，他说，我们人相斗的时候，龙无动于衷，不来与我们以礼相见。如今，天降大雨，龙自己在深渊中打闹，为什么要我们人去祭祀它们。我们去祭祀它，请求龙离开，但水渊是龙生存之处，你让它到哪里去呢？子产否认龙斗与人事有关，认为龙的隐现并不能预示人的吉凶。他说，我们对龙无所求，龙对我们也无所求，这是两不相干之事。因此，像龙在水里打架这样的事根本不必去管它。后来他始终没有祭祀。

**编者言：**春秋时期，神学迷信还十分盛行。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出现龙斗是不祥之兆，只有通过祭禳才能消解，而子产仍然表示了决不祭祀的态度，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他认为龙与人不相干，因而互不相求，实际上否定了龙作为神